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袁久红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主编 袁久红
副主编 孙志海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从政治哲学视阈深入探析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成果。全书分六章,涉及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六大流派,较专门地阐述了其中 14 位代表性人物的政治哲学,包括卢卡奇、葛兰西、萨特、列斐伏尔、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普兰查斯、高兹、罗默及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拉克劳、墨菲等。全书立根文本,论述精深,视野开阔,是一本系统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书,可供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袁久红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9
ISBN 7-81089-422-6

I. 西... II. 袁...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
哲学-研究 IV. D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786 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 宋增民

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210096)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溧阳晨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 元

* 未经许可, 本书内文字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演绎, 违者必究。

* 东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直接向发行部调换, 电话: 025-83795801。

前言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严重分化的背景下诞生的。作为当代一股十分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哲学思考为主干,广泛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美学等多门学科领域,内容极其庞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流派,其内部派别众多且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大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特定总称谓,囊括了当代西方各国一大批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名思想家,他们从各自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种种非传统路线的解释和探索。这种内部派别林立、观点各异的思想潮流在总体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思想立场,一方面他们不满意“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试图在新的社会政治背景下,通过融合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文化思潮和结合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突破,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各种时兴的“修正”、“补充”、“超越”和“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自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与解放精神,既对原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同时更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当代条件下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及其前景进行了富有特色、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理论探索,从不同视角上形成了左翼激进主义政治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有 20 多年的历程。应该说,20 多年来,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人头式的总体探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已相当广泛,成果也较为显著。各种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也正在深入进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必然要涉及到一个基本概念,即“政治哲学”。一般认为,“政治哲学”既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对政治的根本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是其他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在内容上,它是对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的本质、规律与价值追求的哲学概括与升华,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政治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其集中关注的是对各种政治现象的善恶评价,对政治价值的理性省思,对政治理想的热切求证。政治哲学作为一定时代政治智慧的精华,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其具体内容不同,但是由于它是对根本性的政治问题的理性思考,因此,政治哲学有其自身相对稳固的核心论域和主要研究对象。一般说来,国家的性质是什么,政治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何为理想的正义的国家制度及其实现途径是什么,如何拥有良善的群体生活等重大政治问题是政治哲学集中关注的焦点,而诸如国家、阶级、权力等重大现实问题和诸

如自由、民主、平等、权利、正义等重大政治价值则是各种政治哲学共同关心的主题。

长期以来,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哲学领域较宏观的层面,特别是社会历史哲学,只是到了近年来,随着政治哲学研究的日益升温,加上先前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才开始有一些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并已经形成了一些专著性的研究成果,如陈振明等合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炳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尹树广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另外还有专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知名学者也形成了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相当有分量的学术论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术团队日渐扩容。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确实内在地包含着精深的政治哲学思想,他们的理论大多有着坚定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强烈的批评意识,对社会主义则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向往,他们的理论广泛论及了政治哲学的各个核心论域,包括国家理论、阶级及阶级斗争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以及社会政治发展前景规划等,对政治社会下人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人类最终的解放等都有一些深刻的论述,表达了他们在政治核心价值上的取向和追求。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三大基本形态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在整个政治哲学研究领域保持着强烈的影响力,吸引着大批学者孜孜以求。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入进行的体现,也是正本清源、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之举。

本书正是从政治哲学这一新的视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一番新的阐释和解读,是从整体上推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尝试。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父卢卡奇开始,广泛而有重点地探讨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些重要流派的重要理论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在第一章里,我们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初始理论的形成,扼要论述了卢卡奇与葛兰西的政治哲学思想;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以萨特和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第三章详细探讨了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哲学;第四章以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专题,讨论了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结构主义政治哲学;第五章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最后一章,我们结合最新的资料和最新的学术动态,用了相当的篇幅深入探讨了正活跃在当前学术思想领域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述了德里达和詹姆逊以及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

目 录

第一章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1)
第一节 卢卡奇的政治革命理论	(2)
一、“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	(2)
二、物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理论	(5)
三、社会主义国家论与社会主义的民主化	(13)
第二节 葛兰西的政治哲学	(17)
一、“实践哲学”的重建	(17)
二、市民社会、政治社会与国家	(18)
三、领导权理论及其影响	(24)
第二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哲学	(30)
第一节 批判的政治哲学的构建	(31)
一、“批判理论”的哲学旨趣	(31)
二、对启蒙精神的社会政治批判	(32)
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34)
第二节 马尔库塞的政治哲学	(36)
一、马尔库塞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36)
二、以“单向度”为核心的社会政治批判理论	(41)
三、政治意识形态新形式分析	(46)
四、“爱欲解放”论导引下的革命新理论	(57)
第三节 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	(62)
一、公共领域的发展机制与结构转型	(63)
二、合法化理论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68)
三、生活世界殖民化与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建构	(73)
四、程序民主与政治正义	(80)
五、全球化与后民族结构	(85)

第三章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95)
第一节 萨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96)
一、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96)
二、存在、自由与“积极介入”的政治哲学	(98)
三、“历史人学”视野下的异化、阶级和国家	(102)
第二节 列斐伏尔的国家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111)
一、国家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111)
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日常生活革命	(122)
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主义”与当代工人阶级革命的分析	(127)
第四章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132)
第一节 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抵制	(133)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	(133)
二、对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137)
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139)
第二节 阿尔都塞的国家理论	(141)
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反思	(141)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143)
第三节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	(145)
一、意识形态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145)
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生产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	(147)
第四节 意识形态和阶级统治之间的关系	(150)
一、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塑造关系	(150)
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152)
第五节 普兰查斯的政治哲学	(154)
一、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评	(154)
二、政治是生产方式的一个部门	(155)
三、结构主义的国家理论	(157)
四、阶级理论与革命战略论	(161)

第五章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169)
第一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170)
第二节 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	(172)
一、政治生态学的奠基	(172)
二、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一种政治生态学分析	(174)
三、技术、生态与社会	(178)
四、社会主义和生态问题	(180)
第三节 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187)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	(188)
二、社会主义与机会平等	(189)
三、以息票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190)
四、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干预、计划和民主	(193)
五、市场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195)
第六章 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政治哲学	(197)
第一节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及其后马克思主义	(198)
一、德里达:解构就是颠覆	(198)
二、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	(200)
三、驳福山“新福音”——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205)
第二节 詹姆逊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	(208)
一、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	(209)
二、资本主义历史分期及其文化表征	(210)
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阐释学	(212)
第三节 拉克劳和墨菲“激进民主”的政治哲学	(222)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划的解构	(222)
二、阶级意识、领导权和社会理论的“终结论”阐释	(223)
三、新自由主义批判与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念	(230)
四、“激进民主”政治的构建	(235)
参考文献	(245)
后记	(248)

第一章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起源于上个世纪20年代,如同西方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的那样:“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只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①以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对20世纪初欧洲革命失败所作的理论反思。他们反复追问:为什么马克思所预测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革命没有发生?为什么西欧、中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如此尖锐,却迟迟没有发生革命,或即使发生了又很快失败?“反思”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当时革命的领导者的指导思想及长期以来传播到劳动群众中去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成问题的。这种被奉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济决定着历史进程;一切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为转移;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着;社会所固有的客观经济矛盾的展开,特别是经济危机的爆发,注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卢卡奇等人指出,这套理论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从物质经济过程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东西,似乎一切都是预定的,不仅在理论上忽视了上层建筑及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能动作用,抹煞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是一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并陷入了“宿命论”;而且还会使直接的实践活动迷失方向,消极地等待胜利而不是主动出击,导致革命失败。卢卡奇、葛兰西都指出,这种机械的“经济唯物主义”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就是在寻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革命的”政治哲学的。

^①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页。

第一节 卢卡奇的政治革命理论

在卢卡奇眼中,马克思至少有两重角色:一个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另一个是作为社会政治理论家的马克思。卢卡奇把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当作解决自己长期以来的思想疑惑的理论、当作政治行动主义而加以研究、信仰。在这种研究过程中,他同时也完成了由资产阶级学者到“救世主”式的“左”倾政治活动家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两大转变。^①

一、“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

卢卡奇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革命辩证法”的总体性重构的基础上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存在着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危险倾向。修正主义以科学的名义来阉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历史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化和片面化的境地;而出现在共产国际中的教条主义,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绝对严格地遵循了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在对马克思主义刻板僵死的信奉中,已经丢弃或者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灵魂,从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和片面性之中。^②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对“革命的辩证法”进行总体性的重构。卢卡奇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释。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方法,是一种辩证的总体性的认识方法。^③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是自然辩证法也不是思维辩证法,而是社会—历史辩证法,更确切地说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其中,总体是辩证法的总体,辩证法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它的中心问题是改变现实,其“决定性因素”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④他说:“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⑤把马克思主义限定为一种社会理论、社会哲学,并进而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的核心和本质归结为“总体性”的观点、“总体性”原则,这是卢卡奇的“发明”,也是柯尔施、葛兰西的基本思想。比如柯尔施也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

① 参阅李作言:《卢卡契政治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陈智:《卢卡奇思想评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8页。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1页注②。

⑤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而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总体来把握与理解的理论”^①。在解释历史与整个社会生活过程时,马克思并没有从经济居首要地位的原理出发,而是运用了总体性的观点。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根本原则应该是“总体性”原则。

“总体性”即强调事物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部诸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它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其中整体对部分具有“完全的至上性”,部分离开整体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具体来说,“总体性”原则是一种解释社会历史现实的方法论,其根本点有二:首先,它反对“经济决定论”,要求在解释历史和社会发展时,不要狭隘片面地从孤立的经济事实出发,而是要把存在和意识、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社会历史是一个整体,即由经济行为、政治行为和精神行为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政治的和观念的东西完全不是对现实的反映或表现,而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历史整体的组成部分。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历史整体中的某一部分,而应是包括国家和法、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实在”本身。其次,整体总是优先于部分的,任何部分离开了整体都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为每一部分事实上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总是依存于整体并支持、反映着整体的其他部分或要素。

卢卡奇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心问题就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其在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就是历史辩证法,它的核心内容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因此他反对离开社会历史条件去讨论辩证法,反对离开主体·客体的相互作用来谈论辩证法,反对把辩证法范畴的应用延伸到历史之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既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者,所以无产阶级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体又是其主体。同时,无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认识整个社会,无产阶级认识自身就是认识整个社会,所以无产阶级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客体。简言之,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客体。^②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具有这种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才能用革命的辩证法武装起来,从而拥有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将其运用到革命的实践之中,不但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而且将会最终完成革命理论的历史任务。

卢卡奇认为,恩格斯把辩证法运用到自然界而得出的自然辩证法,由于其仅仅涉及到自然界而并没有提到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他的自然辩证法缺少了总体性和革命性。在这种自然辩证法的指导作用下,人们既不能清楚地把握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也不能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只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表面、肤浅和虚假的现象,从而造成人们对它的顶礼膜拜,也导致了无产

①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② 参阅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阶级阶级意识的“冬眠”。

因此,卢卡奇强烈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辩证法的立场。^①他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发展过程的自觉主体,所以“它绝不是这一过程无所谓的旁观者”。无产阶级本身就是历史辩证法运动革命的创造者。也只有“辩证法是能给行动指明方向的认识现实的唯一方法。”这就要求,一方面,必须“把现象与它们的直接表现形式分开,找出把现象同它们的核心、它们的本质连结起来的中间环节”;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它们的外表形式的性质,即看出这些外表形式是内部核心的必然表现形式”。也正因为革命的辩证法能够了解这些“事实”本来的“历史制约性”,“抛弃那种认为它们是直接产生出来的观点:它们本身必定要受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这样才能“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②卢卡奇指出,这种革命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卢卡奇首先指出它是无产阶级在其受压迫的时代里最强大的武器,是我们“重写历史”的科学方法。对此,他说:“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无疑,它是按其真正的本质理解过去事件的一种科学方法。但是,同资产阶级的历史方法相反,它同时也使我们有能力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③然后,卢卡奇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因此,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历史唯物主义总是为以下目的而被加以运用:在资产阶级用各种意识形态成分来修饰和掩盖了真实情况即阶级斗争状况的一切场合,用科学的冷静之光来透视这些面纱,指出这些面纱多么虚伪、骗人,多么同真相不一致。”^④卢卡奇认为,如同资产阶级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就意味着自杀一样,无产阶级仅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一种认识工具也是自杀。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行动。卢卡奇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但它的首要任务不是反映对象,而是批判,是对现实的革命性改造。正如他所说的,“在资本主义时代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武器。”^⑤由于革命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革命的辩证法也是无产阶级对现实进行革命性改造的利器。然而,由于恩格斯把辩证法引入到了自然界,导致革命的辩证法退化为自

① 参阅张一兵:《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载《理论探讨》2000年第2期。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5~56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6页。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7页。

⑤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07页。

然辩证法,丧失了其作为批判武器的革命性和总体性。因此,必须从总体上重构革命的历史辩证法,即总体性的辩证法或辩证的总体性方法。

概括起来,卢卡奇辩证的总体性方法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现实性。卢卡奇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最现实的科学,它反映的是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的真正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判断,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揭示出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关系,从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性质,所以从根本上说,马克思辩证的总体观追求的是通过总体范畴赋予一切个别认识以现实性。二是具体性。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总体就意味着要在全部的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基础上来把握人的存在的实践性、社会性。卢卡奇的总体观的具体性表现在,如果我们要把握某一个别的历史事件或特定的某一历史过程,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历史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历史中的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其自身的性质和作用。所以,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辨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是在认识的初始就把“孤立的事实”看作为总体的结构部分,也就是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在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认识它们。^①

总之,只有运用辩证的总体性的认识方法才能够揭开物化的面纱,才能够清楚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由此,卢卡奇展开了对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的论述。

二、物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理论

1. 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源于对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失败的反思。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孤立地爆发并且取得胜利,而在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充分的欧洲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全面物化现象和由物化现象引起的物化意识侵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使得无产阶级失去了自觉、主动地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和前提。因此,卢卡奇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分析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主要集中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

卢卡奇对物化问题的研究始于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他认为物化问题根源于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现代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问题。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表现为商品的大量堆积,其实质是以劳动产品这种物的形式表现人们劳动的社会性质,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使人们发觉自己面对着一个与自己相对立并压迫着自身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人们对商品的崇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是

^① 张康之:《卢卡奇的总体范畴——读〈历史与阶级意识〉》,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2期。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是一个普遍的范畴,所以商品形式成了整个社会的真正统治形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对所有生活形式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决定性的影响就是商品形式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社会生活。在卢卡奇看来,商品结构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①。商品形式就是按照这样的本质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现代资本主义“有关社会的所有主观现象和客观现象都按照这种区别获得质上不同的对象性形式”^②,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

物化现象包括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在客观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③。这个世界虽然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失去了人的行为特征,变成了一种不能被人控制却支配和主宰人们的意识和行为。这是他所说的经济的“第二自然”,即人类社会通过劳动创造的经济王国仍然表现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运动的客体世界。而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④。

卢卡奇在分析了“第二自然”后,又引入了韦伯的合理性(工具理性)理论,来说明在资本主义劳动合理化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工人的自主性丧失,将物化的重点完全放在了生产过程。在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客观上要求人(主体)必须被量化为客观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可操作性),这就是韦伯的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理论。卢卡奇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转过来用于反对资本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物化批判理论。卢卡奇说:“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一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⑤在形式合理的要求下,“合理的机械化”、“技术的专门化”、“可计算原则”被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方面,在资本主义异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可计算原则”的应用,劳动过程就被分解为许多抽象的、合理的和专门化的操作,使得工人不同最终的制成品发生接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4页。

②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4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7页。

④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7页。

⑤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9页。

触,并且工人的劳动被简化为一套专门化操作的机械性的重复行为。而这种劳动的简单化、机械化对主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劳动过程越来越合理化和机械化,工人的活动越来越失去自己的主动性,变成一种直观的态度,从而越来越失去自由的意志。面临着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完全封闭的生产系统,人们不得不采取被动的态度。同样这必定会改变人对世界的直接态度的基本范畴,即把时空都归结为一个最小的分母,把时间降低为空间的一个度。“在这样的劳动中,人以一种直观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的主体地位逐渐丧失,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范围越来越小,人作为人的属性被排挤在外。”^①

由此可见,卢卡奇由于吸收了韦伯的工具理性的物化理论,将物化的注意力集中于生产过程,其物化理论讲的是机器大生产过程中工具性对象化所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原则使得劳动主体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意志的丢失,即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人所受到的生产力奴役的状况。

而马克思的物化理论则是对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人与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之间关系的全面研究,他的“物化”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个人与自然规定性之间的关系,即“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即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形成的对自然的占有。这种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原来所讲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目的的积累过程。二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规定(关系)上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即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它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和资本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其实质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关系)反过来奴役和盲目地支配人。这种物化现象(批判)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独特的物役性现象。马克思对前一种物化即在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的物化持肯定的态度,而对后一种物化即在社会关系领域中发生的人的关系的物化则持否定的态度。

通过对卢卡奇和马克思物化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既有共同之处又存在着差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物化现象。由于卢卡奇在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没有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但是他的物化理论却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充分表明了他非凡的理论洞察力。但尽管如此,他们的物化理论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马克思不但看到并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领域里必然发生的物化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从生产关系着眼,发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货币和资本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异化的物化现象。马克思已经没有丝毫的抽象的价值伦理批判和浪漫主义色彩,

^① 苏平富、苏晓云:《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载《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他并不抽象地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发展所创造的积极的物化层面,而只是否定人的关系的物化对人类主体的奴役和盲目支配。而卢卡奇在建构他的物化理论时,其历史观基本上还带有黑格尔唯心主义色彩。他主要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出发来论述“商品结构”中的物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商品拜物教特征,并且将物化和异化等同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物化进行了单纯的批判,并把批判的重点放在了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和自由意志的丧失上。由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韦伯的工具理性的物化理论,这就使得他的物化理论只局限在生产领域,而未能把视线转移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因而从实质上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只是马克思物化理论第一个现象层面即人与人的劳动产品相对立和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理论中的孤立的商品拜物教,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但是卢卡奇却从生产技术层面开辟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从而开启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辩证法”新的批判逻辑向度。^①

卢卡奇把物化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人的意识上,在此他将其物化理论发挥到了极致。卢卡奇说,物化结构一步一步地、越来越深入地、越来越致命地、越来越定性地陷入到人的意识中去,这样就形成了物化意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根源于物化存在,是物化存在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这实际上确定的是一种由生产的客观结构所导致的人的意识的物化。这种物化意识只是对现象和事实的描述,不能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并且利用表面现象掩盖事物的真实本质,用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是孤立的、直接性的观点,因而是一种虚假意识。卢卡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物化意识”的本质特征:首先,它屈从于“非人的客观性”,无视人的存在,以自然尺度来衡量人的精神活动,贬低人的价值和意义;其次,它屈从于物化统治,把人仅仅看成是经济过程的“运算子”;最后,它从属于现存制度,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既定的合理的现实力量加以接受”,丧失了对它的判断力和批判性,因而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保护层和“社会水泥”^②。

当无产阶级的意识渗透了物化意识,用物化意识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时就会形成这样的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中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③这种认识就使得无产阶级不仅成为社会的被动观察者,而且沦为对自己的对象化了的和物化了的的能力和活动方式持

① 参阅张一兵:《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评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② 苏富平、苏晓云:《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载《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54页。

默认态度的人。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当成永恒不变的人类秩序,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法律和经济当成自己“唯一可能在其中生存的环境”。由于认识不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应担负的历史使命,因而不可能对现存制度采取“批判行动”,革命被看成是与己无关的外在过程。卢卡奇认为,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这种物化意识有巨大的危害性,卢卡奇说:“物化意识必定会无希望地陷入到粗糙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的乌托邦主义这两个极端中。”粗糙的经验主义就是指意识成了它自己必须顺从而不能加以控制的客观法则的消极的观察者,物、事实、法则的力量被无限地夸大了,人或主体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抽象的乌托邦主义则滑向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它不主张社会革命,而是寄希望于通过个人伦理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社会主义,其目光完全停留在个人和社会的局部现象上;另一方面,它无限地夸大主体的力量,相信奇迹会改变一切。乍看上去,它似乎极端蔑视客观法则的力量,实际上,正是在客观法则的重压下,主体意识茫然失措地表现自己。这两个极端看起来是正相反对的,实际上,它们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①

由于物化意识是一种简单、直观的虚假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处于物化意识的重压下是不可能领悟到社会现实的总体,从而做出推翻社会现实的革命实践行为来实现自身和整个人类的解放的,这就需要破除物化意识。卢卡奇认为扬弃物化意识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社会和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同一主—客体”。但是在理解卢卡奇扬弃物化意识的方法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卢卡奇将克服物化意识的方法仅仅归结为认识问题,扬弃物化意识的方法有赖于无产阶级意识的成熟。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了自身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历史使命,获得了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那么资本主义物化大厦就会顷刻间倒塌,物化意识就会被克服。有的学者则认为卢卡奇克服物化意识的方法并非单纯停留在阶级意识上,而是认为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产生并在成长为国家机构的工人委员会的工作。工人委员会的存在和发展,表明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工人委员会在争取统治权的斗争中,一方面必须克服无产阶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裂;另一方面必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达到无产阶级行动的真正统一,从而克服直接利益和最终目标的分离。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无产阶级要通过工人委员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物化。但是卢卡奇没有明确地把消除物化的问题与消灭私有制联系起来,这是他的一个重大的缺陷。^② 就克服物化意识

① 参阅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阅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卢卡奇哲学思想若干问题评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